

# 老吾老



## 「肝」願

口述 | 小慧 整理 | 涂宏鈺

童年，曾被棄養，活在爹不疼、娘不愛的陰影中。成年，父親病重，需要器官移植，符合配對者兩人，但他指定要她的肝……

「黑沉沉的夜裡，孤兒院的小朋友都睡了，我悄悄從被窩爬出。今晚怎眺望不到窗外那輪熟悉的明月？我瑟縮牆角，喃喃著：我想回家，我好想回家……」

我又從這樣的夢魘裡驚醒。從小，因故沒跟爸媽住，而是住在爺爺家。爺爺脾氣不太好，不高興就責罵我。有時他會故意試探：「妳比較喜歡阿公，還是爸爸媽媽？」有時他會幫我打包行李，連同我一塊「甩」到門外——在我表達想找爸媽後。

直到九歲，爺爺過世，我才回到爸媽身邊。無奈，當時他們感情惡化，爸爸激動起來，甚至會打媽媽；我和兩個弟弟常常有一餐沒一餐的……後來爸媽離婚了，我們就跟著爸爸生活。

離婚後一無所有的爸爸改做建築翻修工程，每天都早出晚歸，無暇關懷我的課業，然一旦我成績不佳，他

就大發雷霆，嚴厲打罵；加上處於婚變低潮，心情惡劣的他常常批評我，讓我對他充滿畏懼。

那個年代單親家庭還不普遍，父母離婚的孩子令人側目，同學常嘲笑我沒媽媽，讓我很自卑。每當學校舉辦活動，邀請父母到校同歡，我都形隻影單；臨近母親節，老師領唱「母親像月亮一樣……」看著同學幸福的表情，我的心竟在洶湧。同學說我像刺蝟，一遇到危險就急於防衛，讓人難以親近，其實，我只是非常孤獨無依、沒人保護……

爲了照料孩子，爸爸在我六年級時續弦。由於根深柢固重男輕女的價值觀，他們常對我說：「女兒是替別人養的，長大就是別人的。」讓我想藉此獲得母愛的希望落空，甚至有再度被遺棄的感覺……對我而言，親情的溫暖竟是如此遙不可及！

\*\*\*

亟欲離開這樣的感覺，尋覓自己的幸福，我很早就結婚了。雖然先生對我很好，也有了兩個可愛的孩子，但童年的陰影始終纏縛著我。我渴望至心的快樂，企求智慧的答案，所以一聽到「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裡可以找到生命中所有的答案」這句話，便踏進了廣論研討班。

研討班班長很關心我，常傾聽我訴說煩惱，開導我如何面對。我逐漸了解「生命無限」與「業果」的概念，並學習如何「觀功念恩」，特別是許多看似天經地義的事，卻非這麼理所當然。

不久，生命的嚴峻考驗落到我頭上。罹癌的爸爸，到了必須換肝的程度。我和弟媳都符合配對條件，但爸

爸認爲親生女兒的肝，「成功率」較高，向來強勢的他便自行決定由我捐肝。

雖然有研討班的心靈學習，但此時我的內心出現一百個「不」的理由——先生事業面臨瓶頸，經濟壓力大；女兒陷入青春狂飆旋風；兒子才四歲需要我照顧；自己術後休養無人關顧；最煎熬的是，婚前家庭帶來的心理傷痛仍時時刻刻、不經意的刺痛著我……「當初你不要我，現在卻要我的肝？」

我實在不知如何對爸爸觀功念恩，並抱持歡喜心，勇敢而堅定的站出來。班長問我，「如果不捐，會不會遺憾？從報恩的角度來看，這一生該報恩的是誰？（女兒還是媳婦？）



# 老吾老



與其花那麼多心思焦慮，爲什麼不多花一些時間祈求佛菩薩加持，讓一切平安、手術順利？」

理性的班長讓我看見自己的責任，也策使我去想爸爸的恩。我「看到」離婚後的爸爸並沒有拋棄我們，而是獨力擔下養育三個孩子的責任，這其實是很辛苦的。而這時年邁的他，正需要一個健康的肝來獲得重生……

\*\*\*

爸爸進醫院檢查的那天，我和弟弟一家大小都去送他。爸爸很認真、很仔細的摸著、看著每個孫子的臉，我跟爸爸說：「要加油喔！過幾天我就去陪你了。」他回道：「安啦！不用擔心啦！醫生都說可以了！」爸爸上車後，我忍不住哭了，發現從未表現出對病痛擔憂的他，原來也會恐懼，也有脆弱。我很不捨、很害怕，因爲即使自己的心靈很少受到關注及撫慰，但他是我所剩的、最親的親人了。如果沒有這次的經驗，我從未感受到與爸爸的連結是這樣的深刻與緊密。

住院等待捐肝時，隔壁床90歲的

奶奶因病苦不斷哀吟，想到健康的自己是爲了捐肝給爸爸才住院，是何等的幸福。爸爸手術很成功，但我術後身體不斷發冷，找不出原因，直到醫生換藥後才逐漸好轉。我驚訝這種發冷的感覺，像極小時候對家庭失溫的感受。奇妙的是，捐肝以後，我的心也似乎得到平靜——在在看見爸爸的恩與德。

仔細回想，爸爸是個優秀的人。他開過聯結車、經營過麵店、做過油漆工。爲了養大我們，他非常盡責，就算遇到不會的事物也不退縮，總是努力學習，用心去做。他曾經說，「做人就是要做有用的人。」所以即便忙得沒天沒夜，他依然重視我的課業；即便沒人同理他的婚姻挫折，他依然堅強養育孩子；而他這堅毅的性格也深深影響著我，就像這次無憾的捐肝抉擇。

曾經渴望愛，得不到愛；卻在付出後，看見真愛。透過這次事件，我深刻感受到，我們有多麼愛自己的家人……原來，愛一直都在，要由觀功念恩點燃！